



# 热的雪

尤里·邦达列夫著

15

# 热 的 雪

苏联 尤里·邦达列夫著

安 志 译

总 序 王 德 信

译者序

上海译文出版社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ГОРЯЧИЙ СНЕГ**

«Роман Газета» №4—5, 1970

Москва

根据《小说月报》1970年4—5期译出

热 的 雪

[苏] 尤里·邦达列夫 著

朱 纯 李德发  
孙培伦 苏诚一 译

高惠群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2 字数 331,000

1984年12月新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9,000册

(原上海人民版)

书号：10188·519 定价：1.50元

## 出版说明

《热的雪》是苏联当代作家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的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

六十年代末苏联出现了战争题材“新浪潮”，其主要标志之一是描写战争的“全景文学”的兴起。《热的雪》就是“全景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热的雪》写的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一场阻击战。一九四二年冬，德寇保罗斯集团军三十万人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拼凑了十几个师的兵力，企图以坦克部队为突击力量，在斯大林格勒西南草原地带打开通道，解救被围德军。这时，苏军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从后方抽出一个新编集团军，火速赶到可作天然屏障的梅什科瓦河边阻击德军。作者着重描写该集团军的某个炮兵连的作战活动。战斗打响后，德军四百辆坦克强攻渡口阵地，炮兵连首当其冲，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一门炮和五个人。但激烈的战斗使敌人耗尽了全部预备队，这时集团军司令便动用两支生力军发起攻击，于是战场形势大变，苏军转败为胜。这是一次影响战争全局的阻击战，它的胜利打破了保罗斯突围的迷梦，从而保证了在斯大林格勒全歼被围德军的伟大胜利。

本书是根据苏联《小说月报》杂志一九七〇年第四、五期组织翻译的。

## 主要人名表

别宋诺夫，彼得(彼佳)·阿列克山德罗维奇——苏军集团军司令

鲍日契科，根纳季——别宋诺夫的副官

维克多(维佳)——别宋诺夫的儿子

维斯宁，维塔里·伊萨耶维奇——集团军军事委员，师级政委

雅岑柯，谢苗·伊万诺维奇——集团军参谋长

季特柯夫——集团军警卫长

欧辛——集团军反谍处处长

卡斯扬金——欧辛的副官

洛米哲——集团军炮兵司令

杰尔加乔夫——集团军侦察处处长

格拉奇林——集团军作战处副处长

杰耶夫——师长

库雷绍夫——师侦察科科长

切烈班诺夫——步兵团团长

霍赫洛夫——独立坦克团团长

德罗兹多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沃洛佳)——炮兵连连长

卓娅(卓叶奇卡，卓依卡)·叶拉金娜——炮兵连卫生指导员

斯科利克——炮兵连司务长

库兹涅佐夫(柯里亚)——炮兵连一排排长

达夫拉强(郭加)——二排排长

哥罗万诺夫——指挥排排长

乌汉诺夫——一排一炮炮长

裘巴利柯夫——一排二炮炮长

涅恰耶夫——一排一炮瞄准手

叶夫斯纪格涅夫——一排二炮瞄准手

卡瑟木夫——二排瞄准手

戚比索夫——一排炮兵

鲁宾——炮兵连驭手

舍尔古宁柯夫——炮兵连驭手

斯维亚托夫——通信兵

格奥尔吉耶夫——侦察兵

埃利赫·基茨——德国法西斯军官

## 第 一 章

库兹涅佐夫睡不着。车厢顶上的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狂风暴雪袭击着车厢，铺位上方隐约可见的小窗给越来越厚的积雪遮没了。

机车发出凶猛的、撕碎风雪的怒吼，拖着军用列车在夜色沉沉的原野上、在白茫茫的漫天飞雪中疾驰。在轰隆作响的车厢的昏暗中，在车轮磨擦冰雪的尖叫声里，在士兵们从梦中发出的惊恐的呜咽声和喃喃呓语中，可以听到这仿佛在不断给谁发着警告的机车的怒吼声。库兹涅佐夫透过暴风雪，似乎看到前方有一座燃烧着的城市在冒着朦胧的火光。

在萨拉托夫停车之后，大家算是弄清楚了：现在要把他们的师紧急调往斯大林格勒附近，而不是象他们最初推测的那样调往西线。此刻库兹涅佐夫也知道，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了。于是他吧粗硬刺人的、被呼吸弄潮了的军大衣领子拉到面颊上，但怎么也暖和不了，仍然睡不着，因为寒风从积雪掩盖的小窗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缝隙里钻进来，尖厉的过堂风在铺位之间穿来穿去。

库兹涅佐夫冷得蜷缩成一团，他想：“这么说，我要很久看不到妈妈了，火车已经开过了……”

过去的一切——那炎热多灰的阿克丘宾斯克城，炮兵学

校里的夏天，草原上吹来的一阵阵灼人的热风，黄昏的寂静中郊区的骡子喘吁吁的嘶叫声（这叫声每晚都那么准时，以致正在进行战术作业的排长们，尽管渴得非常难受，却也不无轻松之感地对起表来），那热得叫人发昏的酷暑中进行的行军训练，给汗湿透了的、被太阳晒得泛白的军便服，牙齿里格格作响的灰沙，那星期日在城内和公园里的巡逻（军乐队每晚都在公园舞场上和谐地演奏乐曲）……后来从学校毕业了，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在警报声中上车，接着是大雪封盖的森林，雪堆，坦波夫郊外新兵营的土屋；随后在十二月寒冷而绯红的晨曦中，又在警报声里匆匆登上了军用列车；最后是出发——这全部动荡不安的、被什么人掌握着的现实生活，现在已经黯然失色，成为遥远的过去。没有希望看到母亲了，而他在不久之前还几乎毫不怀疑，他们是要经过莫斯科被送到西线去的。

库兹涅佐夫怀着突然变得强烈的孤独感，对着沉沉夜色沉思着：“要写封信给她，把这一切都讲清楚。我们已经九个月没有见面啦……”

整个车厢在磨牙声、尖叫声和车轮滚动的轰隆声中沉睡。一切都在紧张地颠簸着，上层铺位由于列车疾驰而摇摇晃晃。库兹涅佐夫的铺位靠近小窗边，刺骨的过堂风把他吹得全身直打哆嗦。他把领子翻直，羡慕地看了看身边熟睡的二排排长达夫拉强中尉——由于铺位间很阴暗，看不见达夫拉强的面部。

“不行，这儿靠窗太冷，我睡不着。这么下去还没到前线就会冻死的，”库兹涅佐夫这样埋怨自己，开始稍微活动一下，就听到车厢板壁上的一层霜在窸窣作响。



他把手往板壁上一撑，离开了那又冷又窄，又有点扎人的铺位，从铺上跳了下来。他感到有必要在火炉边暖暖身子，背脊完全冻僵了。

在关着的车门上有一层厚霜闪闪发光，门边有一只铁火炉，火早就熄了，只有炉底的余烬象一动不动的眼珠，在发着红光。不过这儿比上边毕竟要暖和些。在昏暗的车厢里，这一点暗红的炭火朦胧地照出了横七竖八地放在过道里的新毡靴、饭盒和枕在头底下的背囊。值日兵威比索夫很别扭地躺在下铺，简直是睡在其他士兵的腿上了。他的整个脸都藏在大衣领子里，只有帽顶露在外面，两手笼在袖管里。

“威比索夫！”库兹涅佐夫叫了他一声，打开炉门，一丝勉强能感到的热气迎面而来。“火全熄了，威比索夫！”

没有回答。

“值日兵！听见吗？”

威比索夫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他疲惫无力，睡眼惺忪，护耳皮帽拉得低低的，下巴上的带子系得很紧。他还没有睡醒，想解开带子，把帽子从额上往后推，一面假装糊涂，怯生生地嚷道：

“我怎么啦？怎么会睡着了呢？一迷糊就睡过去了。很抱歉，中尉同志。哟，打个盹儿把人都冻僵了！……”

“您倒睡大觉，可整个车厢里的人都挨冻了。”库兹涅佐夫责备地说。

“中尉同志，那我可没有想到，不是有意的，”威比索夫喃喃地说。“我太困了……”

接着，他不待库兹涅佐夫命令，就劲头十足地，仿佛根本

没睡过一样，从地上拾起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一折两段，忙忙碌碌地开始往炉里加柴。这时他不住地扭动着胳膊和肩膀，好象两肋发痒似的。他一直弯着腰，一本正经地不时向炉膛里瞅瞅：炉火终于懒洋洋地燃了起来。威比索夫被烟燎黑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就象想出鬼点子、向人家讨好那样。

“中尉同志，这下我要把暖气补回来，烧得象在澡堂里一样！打仗到现在我可冻坏了！啊哟，冻得真够够，每根骨头都在酸哩——简直没说的！……”

库兹涅佐夫在打开着的炉门边坐下来。他对值日兵过于做作的张罗仍然感到不快，这使他想起了这个人的过去。威比索夫是他排里的士兵。这个凡事有求必应、卖力得过分的人，曾在德军俘虏营里待过好几个月。从他在排里出现的第一天起，他似乎随时随刻准备为每个人效劳。这种状况使大伙儿对他既怜悯又警惕。

威比索夫轻手轻脚地象娘们那样坐到铺上去，眨巴着没有睡醒的眼睛说：

“这么说，我们是开到斯大林格勒去罗，中尉同志？照战报上看来，那里简直是一架大绞肉机！您不害怕吗，中尉同志？一点也不怕？”

“到那儿就会看到是架怎样的绞肉机，”库兹涅佐夫盯着炉火，漫不经心地应答着。他看到威比索夫脸上那种阿谀的关切，心里很不舒服。“您怎么啦，害怕了？问这些干什么？”

“是的，可以说有一点，不过不象从前那样怕了。”威比索夫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回答，然后叹了口气，把一双小手放在膝盖上，似乎为了想使库兹涅佐夫相信他而用推心置腹的口气

说：“后来我们的人把我从俘虏营里救了出来，他们都相信我，中尉同志。要知道我在德国人那儿象狗崽子一样整整给关了三个月啊。我们的人相信我……这是一场大战呀，参加打仗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怎能马上叫人相信呢？”威比索夫小心地膘了库兹涅佐夫一眼，库兹涅佐夫没作声，装着弄炉子取暖。他聚精会神地在开着的炉门上面烘手：一会儿把手指攥紧，一会儿又伸开。

“您知道我怎么被俘的吗，中尉同志？我没有对您讲过，但是很想告诉您。德国人把我们赶进一条山沟，在维亚兹马附近。当他们的坦克一直开到跟前，将我们包围起来时，我们连手榴弹都打光了，团政委拿着手枪跳到他的‘爱姆卡’车顶上喊：‘宁死不当法西斯恶棍的俘虏！’说完就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鲜血甚至从头上喷了出来。德国人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冲来，他们的坦克把人活活轧死。就在那时候……团长，还有……”

“后来怎么样？”库兹涅佐夫问。

“我没有能开枪自尽。敌人把我们赶到一块儿，叫着‘汗得霍黑<sup>①</sup>’，就把我们带走了……”

“我明白了，”库兹涅佐夫用一种严肃的语调说，这种语调显然意味着，要是他处在威比索夫的地位，他的做法就会完全不同。“那么，威比索夫，他们一喊‘汗得霍黑’，您就马上缴枪是吗？枪您总有的罗？”

威比索夫强作笑脸，辩解似地回答说：

---

<sup>①</sup> 德语，意即：举起手来。——译者

“您还年轻，中尉同志。没有孩子、没有老婆，可以这样说。大概只有父母吧……”

“这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库兹涅佐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注意到威比索夫脸上隐约地流露出一种负罪的神色，又补充说：“这是毫不相干的。”

“怎么不相干呢，中尉同志？”

“唔，我大概没把话说清楚……当然，我是没有孩子的。”

威比索夫比他年长二十来岁，在排里年纪最大，可算是“老爹”、“老大爷”了。论职位，他应绝对服从库兹涅佐夫，但是库兹涅佐夫现在还经常考虑到自己领章上不过刚加上两个小方块，从学校一毕业就担任新职务，所以跟富有生活经验的威比索夫谈起话来，每一次总感到有点儿信心不足。

“怎么着，中尉，是你在那儿还是我看错了？炉子有火吗？”头顶上有个人，带着睡意未消的声音说。接着，上铺发出一阵忙乱的响声，乌汉诺夫上士象熊一样笨重地跳到火炉跟前。他是库兹涅佐夫排的一炮炮长。

“冻得象龟孙子一样！你们在烤火吗，斯拉夫人？还是在讲故事？”乌汉诺夫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大声说。他抖动着疲乏的肩膀，撩开军大衣的下摆，踏着摇晃的地板走到车门口，用力推开那结着浓霜、隆隆作响的又重又大的车厢门，对着门缝看外面的暴风雪。顿时，车厢里雪花飞旋，冷气逼人，一股蒸汽冲着他的两腿直往里钻，机车发出的威胁般的咆哮声，夹着隆隆的车轮声和车轮磨擦冰雪的尖叫声一齐冲了进来。

“喝，真是可怕的黑夜！既看不见灯火，也看不出斯大林格勒。”乌汉诺夫耸着肩说，随即吭嚓一声把四角包有铁皮的

车厢门推上了。然后他把毡靴在地板上磕了几下，冷得嘴里发出奇怪的咯咯声，走到已经烧旺的火炉边。他那带着嘲弄神情的浅色眼睛还充满睡意，眉毛上有几片雪花。他在库兹涅佐夫旁边蹲了下来，在火炉上搓搓手，然后掏出烟荷包，忽然又想起什么事，笑了起来，那颗不锈钢的假门牙在火光里闪了一下。

“我又梦见好吃的东西了。我象是睡着，又象是没睡着，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座空城，我一个人……走进一家被炸过的商店——柜台上面包、罐头、酒、香肠……好，我想，马上来大吃一顿吧！可是天真冷啊。我象个藏在渔网下的流浪汉，简直冻僵了。后来就醒啦。真扫兴……整个一家大商店哩！你能想象吗，威比索夫？”

他不是对库兹涅佐夫而是对威比索夫讲话，显然暗示中尉同别人不一样。

“您做的梦，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上士同志，”威比索夫皱起鼻子，嗅了一下热空气，仿佛火炉在散发出面包的香味，然后和颜悦色地膘膘乌汉诺夫的烟荷包说：“如果一整夜不抽烟，倒也省钱，能省十支烟卷哩。”

“你真是个大大的外交家，老大爷！”乌汉诺夫说着，就把烟荷包塞在他手里。“哪怕你卷得象拳头那么粗都行。还省什么鬼钱？有什么意思？”乌汉诺夫就着一块燃着微火的木片吸着了烟卷，然后吐出一口烟，又用木片在火里掏了一阵。“弟兄们，在前线吃的东西到底要好些。还有战利品发下来！哪儿有德国鬼子，那儿就有战利品。到那时，威比索夫，我们就用不着大伙儿措中尉补助给养的油了。”乌汉诺夫吹吹烟灰，

眯起眼睛说：“怎么样，库兹涅佐夫，当指挥官就象做亲老子一样，责任挺重吧？当兵要轻松些，管好自己就行了。现在这么多头脑简单的家伙成为你的累赘，你不感到懊恼么？”

“我不懂，乌汉诺夫，到底为什么还没有授给你军衔呢？你解释解释，行吗？”库兹涅佐夫说，他被乌汉诺夫的取笑口吻有点儿触痛了。他和乌汉诺夫上士一起读完了炮兵学校。但是由于某种谁也不知道的原因，没有让乌汉诺夫参加考试。他来到团里时是个上士，被编在第一排任炮长，这使库兹涅佐夫实在感到不好意思。

“我幻想太多，”乌汉诺夫温厚地笑了笑。“你没有从这方面理解我，中尉……算了，再睡它六百分钟吧。也许还能梦见那家商店，能吗？喂，弟兄们，如果有什么事，你们就当我去冲锋没回来吧……”

乌汉诺夫把烟头扔进炉子，伸了下懒腰，站起身来，笨拙地走向铺位，沉重地跳到沙沙作响的干草上，推着熟睡的人说：“喂，弟兄们，让出点生存空间吧。”不多会，那儿就安静下来了。

“你也去躺躺吧，中尉同志，”威比索夫叹了口气，建议说。“看来夜反正不长了，放心吧，上帝保佑。”

库兹涅佐夫被炉火烤得红光满面，也站了起来，用训练有素的动作整了整新的手枪皮套，以命令的口吻对威比索夫说：“好好地执行值日兵的任务。”

库兹涅佐夫说完后，发现威比索夫的目光顿时变得沮丧起来，就感到自己的语调太生硬了（六个月的炮校生活使他习惯了这种命令语气），于是突然改变口气，低声说：

“只是请你别让炉子熄掉，听到吗？”

“明白了，中尉同志。可以说，不用担心了。愿您安安稳稳睡一觉……”

库兹涅佐夫爬上自己的铺位。这里很阴暗，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儿暖气，并且由于列车的狂奔而轧轧乱响、震动不已。他立即感到又要在穿堂风里冻僵了。从车厢的各个角落传来士兵们的鼾声和喘息声。他稍微挤了挤睡在旁边的达夫拉强中尉，后者在梦中哽咽了一声，象小孩那样咂咂嘴唇。库兹涅佐夫朝翻起的大衣领子里呵气，把脸紧贴在潮湿刺人的绒毛上，全身缩成一团，两个膝盖刚好触到板壁上一大片盐花般的浓霜——单是这一点就使他感到够冷的了。

压实了的发潮的干草在他身底下沙沙地滑动；冻透了的板壁发出铁味儿；头顶上的小窗已被大雪塞满，变得黯然无光；一股微小的、刺骨的冷风从窗缝里不断地向他脸上吹来。

机车发出倔强而威严的咆哮声，撕破夜空，拖着列车在苍茫的旷野里不停地飞驰——离前线越来越近了。

## 第二章

由于寂静，由于一种突如其来而叫人感到不习惯的安谧状态，库兹涅佐夫醒了。他睡意未消的脑子里马上意识到：“是卸车！我们停车了！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他从铺位上跳了下来。这是一个安静而寒冷的早晨。冷风朝敞开的车厢门吹进来；在黎明时已经停止了这场暴风雪之后，一动不动地隆起着绵延不尽的雪堆，好似晶莹的浪涛直伸到远方地平线上。黯淡的太阳象一只沉重的紫红色圆球，低悬在雪堆上空。所有的一切——包括车门铁皮上的浓霜和空气中碎云母似的雪尘——都亮闪闪地刺人眼目。

冰冷的车厢里已经空无一人。铺位上堆着乱糟糟的干草，枪架上的卡宾枪闪着暗红的微光，打开了的背包乱扔在搁板上。车厢旁边有人啪啪地拍着手套，在这严寒而静悄悄的早上，听得见毡靴踏着雪地的清脆有力的声音。有人在讲话：

“斯拉夫弟兄们！斯大林格勒到底在哪儿呀？”

“好象不是下车吧？什么命令也没有，还来得及吃顿早饭。大概还没有到。我们的人已经带着饭盒走出去了。”

还有个人用嘶哑的声音快活地说：

“啊呀，天空晴朗，他们会来空袭吧！……现在可正是时候！”



库兹涅佐夫蓦地摆脱了睡意，来到车厢门口。旷野的白雪映着强烈的阳光，使他只能眯缝着眼睛，刺骨的寒风呛得他喘不过气来。

列车停在草原上。车厢附近，冻得结结实实的雪地上聚集着成群的士兵。他们兴奋地互相撞着肩头取暖，用手套拍打腰部，大家不时地朝同一方向转过身去。

那边，在靠列车中部的月台上，炊车的烟火正迎着绯红的朝霞袅袅升起。对面是一幢孤零零的会让站的小屋，屋顶探出在雪堆上面，柔和地映着灶火的红光。士兵们带着饭盒从车厢向炊车和小屋跑来。炊车周围和安着吊杆的水井四周雪地上，象蚂蚁一样蠕动着无数穿军大衣和短棉袄的人——看样子全列车的人都在忙着取水，准备开早饭了。

车厢附近有人在聊天：

“真是从头到脚冻个透啊，弟兄们！大概有零下三十度吧？这会儿呀，弄个暖和的草棚儿，再来个泼辣的小娘们儿，那么——察伊尔公园的玫瑰花就开放了。”

“涅恰耶夫老是这个调调。不管人家说什么，他一开口就是娘们！大概你在舰队里吃惯了巧克力糖吧？怪不得你成了一条公狗，拿棍子也赶不开啦！”

“老兄，不要讲粗话！这些事情你懂得什么？察伊尔公园里春天来……你呀，老兄，是个乡巴佬！”

“呸，公马！又是那一套！”

“早就停车了吗？”库兹涅佐夫随口问道，随即跳到了嚓嚓响的雪地上。

士兵们看到中尉时并没有停止撞肩、顿脚，也没有按规定